

潮头品茗 |

离开办公室前,再仔细检查一遍电源、灯光、窗户插销,关门时用手反复推了几下,一切妥妥。心,早就飞走了。

下电梯时碰到上楼的本地同事,问我:“要回家了?”我说:“是!马上就走!”同事接着问:“每年过年都回去吗?”我说:“除了值班,肯定回去!”电梯关闭时听到同事小声嘟囔:“用得着每年回去吗?”

我心里笑,他的家就在这里,他永远不会懂。

若干年了,我在城市,家在数百公里之外的农村。回家过年,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的习惯,成了一个庄重的仪式。

我要万分感谢岳父母的通情达理。他们是本地人,我刚结婚的头一年,我选择在城里岳父母家过年。那天吃完年饭,我在厨房洗碗,突然外面鞭炮“噼里啪啦”响起来,眼泪抑制不住地湿润了眼眶。

之后无意中听到了岳父母之间的对话。说看到我想家了,老俩口商量着今后过年尽量劝我回去,反正一年四季都在他们身边,不缺这几天。

潮头拾贝 |

在路上,
遇见岁末的雪(外一首)

■ (四川)李文旭

不慌张,每一片雪
都在认真地下,认真地擦拭
雪是干净的,就让它把天擦蓝,把地拭平
把冰冻已久的心,擦出火花

车窗外,世界太过苍茫,以至苍白
原野,村庄,山川,都迷失在雪中

一枚思考的雪,站在挡风玻璃上,望着
自己的影子,直到将自己变成
一滴泪花,一圈浅浅的

泪痕。几许清亮,几许浑浊
又被另一片雪轻轻擦去,不留
一丝痕迹

灯盏

也有火的属性,也能点燃
那线细细的灯芯
夜深无眠,我手捻一缕瘦瘦的乡愁,像捻着
一根火柴棍

檐前的老石缸,水渐瘦,月渐肥
故事里,每一颗星星都是一间
木作的小屋
都有一个走失的魂灵,守在窗前,守着一圈
摇曳的灯影

想起年少的一幕,为一粒钓坠
我将一个灯盏当成坩埚送入熊熊的灶孔
眼见它和着一卷牙膏皮
化作一缕淡淡的乡愁味

长庚星总有一缸舀不尽的油,燃到永远
而我,却只想寻找属于母亲的
那盏油灯,锡质的,托在手心
发沉

回家的路(外一首)

■ (四川)刘清竹

已经很多年
没有扛着大包小包
在拥堵的回家路上
放飞回家过年的激越心情
年
越来越近
从办公室到蜗居的三分钟行程
我用回忆
一遍又一遍丈量
过年回家的路

年的味道

年的味道
是锅底柴火哔哔的烟火气
是田间地头芬芳的泥土味
是左邻右舍攀鼻的饭菜香
是母亲
用一分一秒的思念
一天一月的期盼
一季一年的等待
精心熬制的粥
浓浓的甜里
总能吃出眼泪般
涩涩的咸

年味

■ (四川)向枫

红灯笼已高高挂起

记住,过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家

■ (湖南)袁非

城里人永远体会不到回家两个字对外地人意味着什么。每到过年的时候,家在本地的同事、朋友,讨论最多的是过年去哪里玩,或者传统年夜饭吃腻了,想换一个吃年饭的方式。

而对我们来说,过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家。跟饭菜口味无关,跟家的贫富无关。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有家心里才有落。

对回家的人,大家诟病最多的是路途的拥堵。但事实是,拥堵早已成为回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人们的津津乐道中,有了一些“年”的味道。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回家,坐长途车需要一整天。有一次带着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妻子回家,天麻麻亮起床。到汽车站一看,车站内乱得像一锅粥。好在提前买好了票,不愁没座位。但行李没地方放,只能大包小包搂在胸

前。这还不算,汽车刚开出检票口,司机就开始把联系好的熟人往车上装。出城时,过道上全塞满了人,加上行李,车上简直连条缝也没留下。严重超载的汽车摇摇晃晃,走得比蜗牛还慢。

那时候没有手机,传递给家里的还是几天前电话里的预估信息。转车、打车辗转到家,往往已是伸手不见五指。大门前昏黄的灯影里,站着的那个人,不是父亲就是母亲,你不到家,那两扇门就一直在凛冽的寒风中开着,像一双见风流泪的眼睛。

多年以后,交通日益改善,高速公路贯通到县城。再后来,家家都买得起了小车,我也不例外,回家变得简单。

过年回家,陪陪父母,陪陪老人,才是现在人们过年最真实的想法。尤其是对外出务工、异地成家、四海漂泊的人。也许大家会觉

得一年的时间在紧张忙碌中一晃就过去了,但对于在家守望的老人或妻儿来说,可能就是度日如年,望眼欲穿。

过年其实就是一种仪式,仪式的核心就是回家,其他不过细枝末节。好在全天下龙的传人都明白这一点,这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之一,从古至今,大家称之为家国情怀。

回家!回家!多么温暖的词汇!它鼓噪在旅人归家的行李箱里,是无需遮掩的激动。它晃荡在异国他乡的酒杯里,是绵绵无尽的思念。它哽咽在各条战线值守人员的喉咙里,是使命和力量!

爸妈常常在电话里言不由衷地说,你们如果忙,就别回来了。

其实,我懂。如果不是值班或其他特殊情况,我一定不找借口,一定会挤出时间回家。因为这是我人生中最朴实的内容,最重要的仪式。

听,那是回家的脚步声。响彻在每一条道路、街巷、角落,响彻在大地的四面八方!

不看春节晚会的
母亲

■ (甘肃)陈大贵

除夕晚上,吃过“装仓饭”,父亲和儿子早早等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春晚如期开始的时候,锅里的猪肘子和蹄子、耳朵刚打了两个滚,飘出香味。儿子忙里偷闲到厨房喊我:“爸爸,春晚开始了,你也去看吧。”我说:“你们先看,我一会儿来!”

说完这话,下意识地就想起了母亲。这句话,是她在世的时候,我喊她去看春晚时她温柔地对我说的,一说就是好多年,一字不错。

我的眼睛湿了起来。母亲,是不看春节晚会的。

今年是母亲去世的第四年。在此之前,我和弟弟都在城里打拼生活,并相继成家生子。父亲和母亲,在乡里操持那二十多亩庄稼地,把一些荒了好多年的地也重新种起来。我和弟弟多次劝他们少种些地,到城里生活,他们都拒绝。父亲说:“你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我们就放心了。”

每年春节,我和弟弟都会回乡下,跟父母亲一起过年。我们都是除夕这天上完班才回去。这一天母亲格外高兴,也格外忙碌,她要配好菜,做好香喷喷的“装仓饭”,还要准备好初一包饺子的各项工作,把买好的肉卤制出来,再把床单、被套、门帘等全部换成新的。以前总是她一个人忙,我们成家后有两个儿媳妇帮忙,她显得轻松一些。即使如此,忙完这些,通常情况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已经开始一阵子了,我们喊母亲一起看,她却总是不说,说自己不爱看春节晚会。

我知道这不是真实的原因。一年四季,母亲和父亲都忙碌得脚不沾地,从田地上回来后母亲还要做饭,要喂猪、鸡、羊、狗等等,忙完这些,又到了去地上忙碌的时间了。多年的劳作使母亲老得很快,鬓角的白发逐年增多,却从没听她抱怨过一句。那年除夕我和弟弟回去得早,喂牲畜、贴春联、扫院子的活没让母亲沾手。她早早做好了“装仓饭”,一家人高高兴兴吃完饭,春节晚会也开始了。我叫母亲不要忙了,一起看电视,但母亲说:“你们先看,我一会儿来!”等来等去不见母亲来,我便起身去看。到了南屋,灯亮着,母亲却已甜甜地沉浸在梦乡中,脸上却挂着满足的笑容。她的头发还湿漉漉的,炉子上的锅里,肉咕噜咕噜冒着欢快的香气。那一瞬间,我猛然明白母亲不看春节晚会的原因了:忙了一年,她为家、为我和弟弟操心太多太累了,却总没有可以彻底放心歇一歇的时间。春节一家人团聚了,母亲绷紧的神经也得到暂时的放松,她才能放心地睡上一觉。这一觉对母亲来说那么难得,远远重过了春节晚会。

我含着眼泪,悄悄为母亲盖好了被子,又掩上门,让母亲睡得更安稳一些……这几年,每到春节,看着满桌的好菜好饭和父亲、儿子、妻子的笑容,我总在心里悄悄说:“妈妈,春节快乐!在那边,你要准时看你喜欢的春晚。”

思绪之中,我关成小火,让肉慢慢炖煮,走出厨房,和父亲、儿子、妻子一起看春晚。自从明白了母亲“不爱”看春晚的原因,我开始留意并积极尝试烹饪。春节期间家里来客,一般都是我做肉菜。妻子节前忙着打扫卫生,洗窗帘、被套、枕巾、衣服等等,洗洗涮涮,忙得腰酸背痛,累得直呼“哎哟”。她的辛苦,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以,过节的时候我多干点,让她能休息一会儿,于我是一种安慰,更是一种满足。能做出让家人叫好的饭菜并看着他们开心满足地大快朵颐,我有一种内在的快乐和深深的成就感!

回家的路

■ (四川)陈元昌

回家的路是最难忘的路,十年前一次旅程让我刻骨铭心。

2009年的一个假日,开着当年买的新车,带上妻子和两个女儿到成都某游乐园游玩。下午5时许启程返峨眉,刚上路就遇交通管制,车被迫改道沿成都三环路从西门返至南门,由于道路拥堵花了不少时间,才发现已出成都高速收费站,到了双流县境内。

天色渐暗,心中有些着急起来,当时并未有导航,晚饭都顾不上吃,急着找成雅(乐)高速入口。经打听,穿过闹市,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上高速的便道了。没想到没跑多远,一根栏杆挡着去路,一条醒目指示牌写着歪歪斜斜几个字:“便道施工,此路不通。”

我赶忙调头,只见路旁停着几辆“野的”,忙上前打听,一位年长的师傅告诉我,此干道是成都到新津的大件路。你开车沿路下行,到新津去上高速。我开着大灯赶路。

这是一条刚加宽了尚未完工的水泥新路,公路上还未安装路灯、路牌,仅在路口有红绿灯。这条老路以前我挺熟悉的。但加宽了生出许多十字路口,近年来车都走高速路,今天跑上这条多年未走的老路连我都有些迷糊了。车大约跑了30分钟,我怕开过了头,靠边停下车问路。

只见此道上行人稀少,一般行人都来去匆匆,说不出该怎么走。我只好去路口等红灯亮了找停下的车主打听,黑黢黢的,我去敲停靠待过的车窗问师傅,但他们也不愿多说,还有些女司机理都不理,有的师傅也不愿开窗。看着几辆车相继而去,我肠子都悔青了。

在黑夜里他们这样对待陌生人我也能理解。就这样我在红绿灯路口旁无奈地看着一辆辆车通过,红绿灯已交替几次了,仍没



我的正月初一

■ (浙江)张敬彩

春节又到了,家家户户红门迎喜,大街小巷挂灯结彩,男女老少喜气洋洋穿红披绿,大包小包请客送礼普天同庆。

每年的正月初一我总是要回老家,去看一看村里一些老人,已经20年了,我从没间断过。他们都已经七十几岁古稀之年,和八九十岁的耄耋老人。有的身体还很好,生活基本能自理,还能下地种些蔬菜之类,不幸的是有坐着轮椅的,甚至躺在床上,看过的老人有50多位,这些年十位已经与我永别了。每当我去看望这些健在的老人时,总能让我产生对逝者的怀念。

回想起20年前的正月初一,我在上海做生意回家过年,母亲对我说:“有一个嬷嬷身体不太好,七十多岁了,家里儿子的生活条件又不怎么样,儿子每天在外做工,她独自一人呆在家里,正月初一,她儿子可能也在,你去看一下。”由于我一直出门在外,几乎很少回家,想见机会难得应该去看她。走到她家只见那嬷嬷一个人躺在床上,我叫她一声嬷嬷,她脑子很清醒,马上向我招手,我走到她床前,一股臭味扑鼻而来,我坐在她床边问她身体怎样?她给我看了身子,由于腿出了毛病,下不了床,每天躺着,久而久之身上脚上都长了褥疮,我问她平常吃饭怎么

办?她说儿子买了八宝粥,大小便几乎爬着上。听后我心里不是滋味,马上拿出200块钱给她,叫她买点东西吃,关照她要多叫儿女们来看她。她一直拉着我的手,很激动也很亲切,我和她聊了个把小时,当我走时她还叮嘱我再来。

从此以后,我与村里的老人结下了缘,不但每年正月初一挨家挨户地看望他们,和他们聊天,平时回家也总是要去他们那里走走看看。每当看到我们产生一种亲情,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他们总是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其实他们的儿孙远远比我更关心他们。多看望,原因是他们老了怕孤寂,需要安慰,需要沟通,怕年轻人有代沟。其实我也没什么礼物,也不请他们吃饭,就是和他们聊聊天,与其说说心里话,拉近关系。可他们却说我比亲儿子还好,有的说我比大队领导关心他们,有的说我像社区干部。哎呀,我们是邻居,他们是我的叔伯婶娘,是阿公阿婆。

随着岁月的逝去,村上的老人越来越多,每年正月初一我都能和他们再次握手聊天,我感觉十分开心,因为我们也会走到步履蹒跚、弯腰驼背的那一天,到那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与我握手聊天。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c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